



第一輯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一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近報叢譚平虜傳

吟嘯主人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安平秋

《近報叢譚平虜傳》，二卷，每卷各有十個回目，即全書為二十回，但回目之上不標第幾回。

在兩卷首頁之該卷總回目後，各附有插圖三幅。在回目後用小字注明「近報」或「叢譚」。作者吟嘯主人於序中說：「近報者，邸報；叢譚者，傳聞語也。」這是作者「坐南都燕子磯上閱邸報」，並詢之於南來之「燕客」，錄其傳聞，而撮合成此傳。

傳中所記，有「不意二年秋間，李永芳謀主李伯龍，復唆奴主入寇，又懼遼東一帶把守嚴密，於是渡河西來」（《奴酋率虜入寇》），「奴賊犯我天朝，督師袁崇煥亦帥兵萬餘，前來征剿，奉旨屯紮薊州城內」（《奴酋陷順義良鄉縣》），袁兵「進京入衛，十七日屯紮城外于公祠內，城中百姓聞袁督師兵到，民心始定」（《袁督師帥兵入衛》）。其所記史事，當為明崇禎二年（一六二九）秋冬，清太宗大舉入關，破喜峰口，陷遵化，過薊州，圍京城，明督師袁崇煥千里赴援，總兵尤世祿、滿桂、祖大壽力戰，至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正月而暫退清兵。這段史事，短僅數月，作者敷衍成傳，其中有引述大段奏章，有記其民間傳聞，真假互參，作者認為：「苟有補於人心世道者，即微訛何妨？」（作者《序》）其體裁介乎野史與演義之間。

作者吟嘯主人，不知真實名姓。從傳中所記為崇禎二、三年的史事並稱「近報」看，作者當為明崇禎年間人。自稱「予坐南都燕子磯上閱邸報，奴囚越遼犯薊，連陷數城，抱杞憂甚矣」。或者崇禎初年曾在南京為官，並有條件及時閱讀邸報。從作者自序中說「連陷數城，抱杞憂甚矣」和傳末稱暫退清兵之後為「自是狼煙不起，太平萬年矣」推斷，作者當即在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完成此傳。

作者自稱作此傳在於使閱者「見上之仁明智勇」，「識虜酋之無能」。稱頌崇禎皇帝「天恩真上暢九垓，下圻八埏矣，兵卒雖微亦不杜其身喪沙場，死有餘馨」，「今日天恩通天徹地，真堯舜之君至今在」（《馬都督炮擊奴賊兵》）；說「聖朝福分齊天，凡屬神明皆在擁護，則我蒼赤又何必驚詫於小丑之未淨，惶惶自危不並力堵剿之」（《奴賊攻郡縣驀陵》）？可見作者維護明王朝的鮮明立場與感情色彩。傳中錄有大段奏章，又記其當時明清交戰氣氛，於了解崇禎二年冬這場戰事有參考價值。

近報叢譚平虜傳
予坐南都燕子磯上。閨邸報。奴
囚越遼犯薊。連陷數城。挹杞憂
甚矣。允遇客。聞自燕來者。輟促
滕問之。言與報同。第民間之義
士。烈女。報人。殊為細故。不錄。

予聞義無已遁海晏矣而實獲我心焉忠孝節
上仁係者與海內共欣逢見中事
詳為紀錄以見天下民間亦有譚

此。忠。孝。節。義。而。已。傳。成。或。曰。
風。聞。得。真。假。參。半。乎。予。曰。苟。有。
補。於。人。心。世。道。者。即。微。訛。何。妨。
有。壞。於。人。心。世。道。者。雖。真。亦。置。
所。願。者。內。有。濟。川。之。舟。楫。外。有。
細。柳。之。旌。旗。衣。垂。神。甸。雲。擁。萬。

國冠裳氣奪鬼方風搖兩階千
羽而巳茲集出使閱者亦識虜
酋之无能可制挺以捷之也曰
名曰近報叢譚平虜傳近報者
即報叢譚者傳聞語也吟嘯主
人書於燕子磯上

近報叢譚平虜傳目次卷之一

有客自都至

披衣問達夷

云夷曾授首

聊說與君知

奴酋衆渡河入寇

奴酋布梯陷遵化

奴酋陷順義良鄉

固安縣劉伸守城

郭壯丁扮乞探營

袁督師率兵入衛

刑部獄焚監逃逸

各衛兵將禦奴酋

高敬石响馬殺賊

馬都督砲擊奴賊

入寇連城





敗虜走毛南
海子



高教名勇
响馬殺賊
首

近報叢譚平虜傳卷之一

奴酋率虜入寇

叢譚

却說東酋自奴兒哈赤被我兵敗衄、發背身死、自後兩三年來不敢入寇、李永芳身受奴封王號、也貪富貴逸樂、因此遼東干戈稍寧、不意二年秋間、李永芳謀主李伯龍復唆奴主入寇、又懼遼東一帶把守嚴密、於是渡河西來、先埋細作束不的帶銀兩來高台堡糴米、俱裝作我民模樣、時在收割、

不論多寡、盡皆要糴、雖一升一合、亦把銅錢零買、
在葫蘆嶺中貯積、奴酋性最淫蕩、高台堡上過往
幾個娼妓、他見了、不禁心動、曾習得我南人說話
的、走向前、對着娼妓、通了一個假名、假姓、假籍貫、
在堡上買酒買肉、擺了一兩棹、和那婦人一盃一
盃的吃、番住同宿、番連三五日、時堡上也有三五
個少年、見他不放這婦人出來、過日只在奴兒居
住所在打探、未免叫人串通那妓女來玩耍、那些

奴酋也怕生了事、露出奸細、只得放出與那些後生邀去、重重把些銀子送與妓女、囑付道、我們一向在瀋陽等處生意、今已二十餘年了、所以我們飲食各項、都與那邊人一般、身子更自在、未免有些腥氣、娘子我和你數日恩愛、也是前生姻緣、湏記得一夜夫妻百夜恩、外面對人、湏代掩飾、掩飾替我們遮遮短處、妓女道、不消說、自然自然、不曉得這女子正在疑惑、見他恁的說、一發疑了、逢着

這幾個後生、又是俊俊俏俏人、兩下吃酒、挨肩促膝的坐、一個把鼻子在女子身上、嗅了兩嗅、道：娘子、你姐妹們是乾乾淨淨的。唱詞中云：行也一陣香、坐也一陣香。你如何衣服上帶些腥氣？莫不是帶多些射。那女子見他這般說、紅了雙臉、羞荅荅的道：我原也沒有這氣息、爲這兩日被那糴米客人接去、惹成這氣息。我也疑惑他。他道：自幼在遼東外生意、因此帶了臊味。他叫我代他遮上短處。

難道是我生成的，怕你們要咲肉。一個道：莫管他。過一會，把些劉鶴家玉容香肥皂，與他洗七澡，換了一身衣服。依原香噴噴的。一個道：依我看起來，莫不是東西夷人。裝客人糴米的。咦，若是東西夷來，此糴米不是好消息。子是一傳十，十傳百，各處都有些喧傳。然多有半信不信的。那奴兒聽得人疑出他的行藏，託言我們暫回十月間來搬去，果悄悄走了。于是九月秋抄，遂率虜數萬餘人，從山